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金國禮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六百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刑法部

守法　正直

守法

刑不可變天下之平也守之勿失有司之職也自非探情而閲寔舉要以蔽罪又何以致刑無頗類而人皆厭伏哉若乃時主之意有所輕重不循三尺之制將紊一

代之訓而能辯析是非究論曲直確然固守毅然無撓南面之貴為霽於嚴威金科之文克遵於中典法當其罪下以不宽兹所謂能守其官不觧於位者矣至有知過而引咎縱父以受刑斯又積忠恕於心術著明慎於官次舍生取義守死無茍者焉

李離晉人文公時為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禄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

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耶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劒而死

石奢楚人為人公正好直昭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反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施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鈇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

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於廷中

漢張釋之文帝時為廷尉帝行出中渭橋（在渭橋中路）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屬委也）釋之治問曰縣人來（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言天子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凡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

令佗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公也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安馬也錯置也惟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弃市帝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

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抔謂手掬之也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陛下其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張湯武帝時為廷尉伍被與淮南王謀反後詣吏自告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湯進曰

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又嚴助與淮南王相結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帝薄其罪欲勿誅（以其過為輕小）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闥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因弃市

後漢郭躬明帝時辟公府以明法律名入議法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

罪當腰斬帝復名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魏高柔文帝時為廷尉時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掠勛勛死乃遣柔還寺又時獵法甚

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内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上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又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内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

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寛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因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不坐賜以棺衣殯殮於宅

王觀明帝時為治書侍御史帝幸許昌觀典行臺獄時

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晉杜友爲廷尉時趙王倫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友正緝弃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論親故下詔赦之

王彪之爲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

從兄球詣州訢究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縠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科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

後魏游肇為廷尉宣武嘗私勑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執其意如此

袁翻為廷尉少卿時侯剛為左衛將軍尚衣典御坐掠殺試射羽林為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

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於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之疵未宜便致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延儁及翻於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翻對曰按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隱避不引必須箠撻取其欵言謂撾撻以理之類至於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箠撲兼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

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加猛剛既意在為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勦人命無理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

隋劉行本開皇中為黄門侍郎領治書侍御史雍州别駕元肇言於高祖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

信虧法取信非人臣之禮帝嘉之賜絹百疋

趙綽為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帝不能奪欲綽去而赦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决不敢退朝帝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帝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

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頻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帝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綽謝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帝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帝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帝復

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帝乃止

陳孝意煬帝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觧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觧謝而遣之

源師為大理少卿煬帝在顯仁宫勅宫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

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常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弃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帝從之

蕭鈞為諫議大夫時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為宮人通傳

信物高祖特令處盡仍遣附律鈎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闈之禁豈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為永鑒不欲令兹自彰其過所搦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覿引裾側席朱楹冀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

戴冑太宗貞觀初為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於東上閤尚書左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

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為誤罰銅二十斤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良以尊極之所不容有誤陛下若録其功非憲司所决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中帝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彜執議如初帝初從德彜之議胄又曰校尉縁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帝嘉之因免校

尉之罪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者事洩冑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勑不首者死今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冑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也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欲守法而令朕失信冑固爭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言者當喜怒之所發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悅而言曰法有不可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李乾祐為殿中侍御史時有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帝意解仁軌竟免罪

韋挺為太常卿攝刑部尚書時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為官司大理以為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挺奏稱仲文所犯正當妖言今既會赦准

法免死大宗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吳法良亦浪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咸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太宗謂亮曰日者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朕時怪其所執不為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再拜就列太宗目之曰爾無恨色我無猜心夫人

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

崔敦禮為兵部侍郎高宗永徽四年二月司徒荆王元景司徒吴王恪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房遺愛寧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武等坐謀反遺愛萬徹令武並斬元景及恪遺愛妻高陽公主令武妻巴陵公主並賜死上引遺愛謂曰與卿親故何恨遂欲謀反遺愛奏曰臣包藏姦慝誠合誅夷但臣告吴王恪冀以贖罪竊見貞觀中

紇干承基游文芝並與侯君集劉蘭同謀不軌於後承基告君集文芝告劉蘭並全首領更加官爵帝曰卿承藉緒餘身尚公主豈比承基等且告吳王反事無乃晚乎遺愛遂伏罪帝因泣謂侍臣曰朕兄弟不多荆王是朕長叔吳王是朕兄雖犯國經欲就公等乞叔及兄姊等命敦禮進曰昔周公誅管蔡漢景夷七國至於孝昭之時燕王蓋主謀逆皆正刑典此乃前事不遠陛下豈可屈法申恩乃從之

叚寶元為大理卿永徽四年十二月代州都督劉文器坐妄説圖讖情有窺窬特免死流配峯州高宗手詔示百僚曰窺窬圖讖必以亾身滅族斯皆先賢設教歷代舊章今文器乃與妖人往還虛占禍福矯託天命包藏逆心非意自彰以歸嚴憲今屈法免死者由朕寡德所致故也去春遺愛等逆起於前今冬文器禍彰於後一歲之內再有此釁朕宵興自思非無深愧御史大夫長孫祥與寶元奏言劉文器包藏禍心罪合極法天恩寬

貸特免其罪臣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法歷代常行
文器不可縱捨臣等忝是法司敢以死請帝曰卿等執
奏誠知守法朕恕其性命不敢二三竟赦之
狄仁傑為大理丞上元二年九月左威衛大將軍權善
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栢木大理奏官
減死外並除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稱罪不當死帝
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栢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
執奏帝作色令出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

以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桀紂之時則難堯舜之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弃市魏文將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臣恐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且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

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恐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觧皇太子又抗疏善才等嘗預藩僚先經驅策期於矜貸帝從之善才竟免死除名懐義配流桂州昭陵令孔禎以不能檢察免官經數日擢仁傑為侍御史

徐宏敏字有功延載初為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縣尉徐餘慶與博州刺史琅琊王沖同反餘慶博州

人冲先放粟債於貴鄉百姓遣鄉人斂索訖餘慶為徵所徵得錢冲家人自買弓箭餘慶兼修啓疏於冲直叙寒溫并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遂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來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寔其弓箭非餘慶為市遂奏慶共冲同謀反曹斷緣會永昌赦稱其與虺貞同惡魁首並以伏誅其支黨未發者特從原放遂准律改斷流三千里侍御史魏文忠奏徐餘慶為冲徵債叶契凶謀又通書啓即非支黨請處斬家口

籍沒奉勑依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足以謝愆汚其宮寧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共硍冲交涉爲冲理債違勑是情於冲致書在反爲驗既屬永昌恩赦在慶罪即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曰其與硍貞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從赦原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尚書曰殲厥渠魁名例律曰造意爲魁首即其帥首乃元謀魁帥首謀已露者既並伏法支泒黨與未發者特從原宥伏誅既

標並字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即為支黨必具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逃亡亦應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追捕之流將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為支黨況非常之恩千載罕遇莫大之罪萬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坐之伍更入死條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復罪即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惟聖朝伏當不爾餘慶請依後斷為支黨處流有功具奏太后大怒

按聲謂有功曰若為與作魁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元謀太后又曰餘慶可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磓冲敗日並合伏誅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勑徵債與磓冲買弓買箭何為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違勑徵債誠如聖旨所買弓箭慶不相關太后又謂曰二月內與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又對曰所通之書據狀是寒溫其書搜簡不獲餘慶先經奏訖通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

卿吏子細勘問是支黨不是支黨奏來當時百寮供奉及仗衛有二三百人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動奏對無差人皆伏其膽力之不挠時酷吏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王宏等搆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嘗於殿庭論奏曲直武后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彌切後為侍御史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龎氏為奴誣告云夜解髮祈福武后令給事

中薛季昶鞫之斷成其罪龎氏坐斬有功執論龎氏坐不至死季昶又劾有功黨惡逆法同結刑有功當弃市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

李朝隱元宗開元中為大理卿冀州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疋事發帝大怒令集衆殺之朝隱奏曰景仙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仙曽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搆首參元勲載初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

惟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顧寛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勲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兎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

又景仙曾祖寂寔為元勳恩倍常數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遂决一百配流

竇參代宗時為大理司直時婺州刺史鄧侹坐贓八十貫侹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徵贓詔百寮於尚書省雜議議者多希執政意參獨堅執正之於法竟徵贓

牛僧孺為御史中丞穆宗長慶中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帝面

喻之曰直臣事雖儻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章紫綬

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為大理卿嘗以開州刺史王漵犯贓朝廷以漵功臣之子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

正直

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況夫簡孚庶獄審克九刑成震曜之威當明慎之職固宜謹奉彞憲舉正爰書絕去兩端循用三尺靡放於寵罔私於親犯逆鱗而不回蹈危機而弗顧使丹筆絕誤書之罪棘木無夜哭之冤傳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其是之謂乎

晉叔向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

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也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後漢傅賢為廷尉素廉正自掌法官門無賔客公卿宴

會要請不往
魏滿寵山陽人太祖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故太尉楊彪
收赴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
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
司馬岐爲廷尉時大將軍曹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
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迕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
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
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

心非此馬在颬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乆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碁而卒

晉顧榮字彥先遷廷尉平時趙王倫誅淮南王允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濟者甚衆

後魏崔振為廷尉少卿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

法如此

崔光韶為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為瑩求寛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

張蒲為内都大官參决庶獄私謁不行號為公正

隋薛胄為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

勣之誅也頡事與相連文帝因此欲成頡罪胄明雪之
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

唐戴胄為大理少卿前後犯顔執法者數矣劉德威授
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故安在德威
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
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
出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
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

矣太宗深然之

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渝爭之逾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茍免

崔日昇元暐之弟元晞為鸞臺侍郎平章事日昇為司刑少卿則天季年宋景劾奏張昌宗謀為不軌元晞亦屢有讜言則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日昇元晞請寘以大辟其兄弟守正如此

李日知天授中為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寃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往復至於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路日知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徐有功為司刑丞嘗於殿庭論奏曲直則天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後為司刑少卿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

詭辭以求茍免故前後為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堅志不渝以殺身成仁不以夷險易操故天下聞之者欣欣然談之不容於口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王正雅文宗時為大理卿會宋申賜事起獄自內出無支證可驗當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勢在庭雖宰相已下無能以顯言辨其事者惟正雅與京兆尹崔琯上䟽言宜得告事者考驗其辭狀以聞由是獄稍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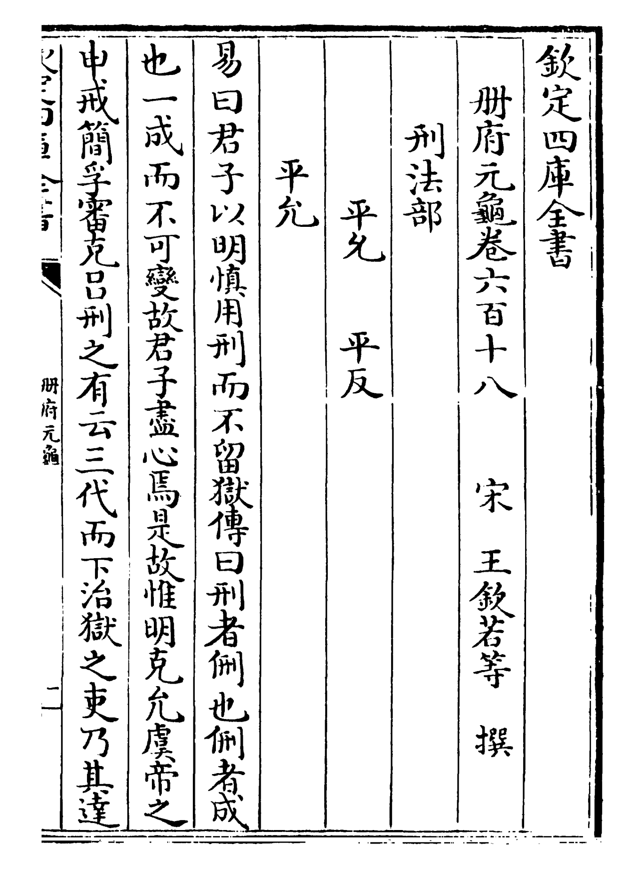
琯與正雅挺然申理也中外翕然推重及卒時論惜之

後唐李愚仕梁為左拾遺晉州節度使華温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入已其家訟於朝制使劾之伏罪梁主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按其罪

晉呂琦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鞫之時軍巡使尹訓怙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冤於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姦乃上言請送尹訓之臺時權臣庇訓阻而不行琦連奏不已

訓知其不免自殺於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衆自是朝
廷多琦之公直
李象遷文昌外郎詳刑定罪每不畏豪强人甚重之
周李濤初仕晉為刑部郎中少帝開運中抗表請理涇
師張彦澤殺掌書記張式事忤旨左遷雒陽令
劉延為刑部郎中廣順三年九月同州節度使薛懷讓
并子有光受夏陽縣民張廷㢮獻送迫促判官劉震斷
殺里人康重等其親屬訴寃臺司奏薛懷讓并子有光

及隨幕判官軍將等並合追攝勘問太祖以懷讓武臣位兼使相不欲責辱只令臺司據見勘到欵占結案獄成上付大理寺詳斷劉震王廷誨並處死延祥費稱節度使薛懷讓已下未曽勘對劉震等各是偏詞伏候勑裁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劉延所奏甚是公正懷讓既然不問劉震等宜與減等故劉震王廷誨得以不死但決配焉



冊府元龜卷六百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刑法部

平允　平反

平允

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傳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是故惟明克允虞帝之申戒簡孚審克呂刑之有云三代而下治獄之吏乃其達

欽恤之旨稽伏念之訓深懷仁恕務遵寛大原人心以定法傳經義而立論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情得而勿喜罪疑而從輕無有適莫歸乎至當故能使羣議厭服刑章式叙上無枉撓之失民知恥格之漸其於守官宿業不亦多乎故臯陶之淑問流於雅頌張釋之為名臣稱於史氏何莫由斯也已

公甫為魯大夫如衛衛人請曰公甫不能聽獄乎子曰不知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漢趙禹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杜延年為大將軍霍光軍司馬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寛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姓侯名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迺匿為隨者也（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重覈其事）

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諍與反者身無殊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

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也詆誣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無善狀也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常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切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重猶難也

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天法輕重皆論弃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黄霸為河南丞為人明察内敏内敏言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温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切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

以為能而霸獨用寛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名以為廷尉正數决疑獄廷中稱平

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也羅罹

于定國為廷尉其决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言决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

孔光為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

後漢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

郭躬父弘習小杜律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史故言延年小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决者退無怨情郡内比之東海于公及躬為廷尉務在寛平及典理官决獄斷刑多依矜

恕又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
于令
寒朗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六考案禁
獄顔忠王平等辭連及遂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
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
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
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
不能對朗知其詐及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

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倿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内别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

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雒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舉孝廉建中初章帝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

黄香和帝時為尚書令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别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輙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

陳寵為司徒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决無不厭服衆心及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寛恕帝輙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

陳忠者寵之子也安帝時為尚書居三公曹三公曹尚書主知斷

獄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寛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决事比以省請讞之獘又上除蠶室刑觧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弟兄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虞輕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在寛恕每冬月上其狀甞流涕隨之

盛告字君達為廷尉性多哀憐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

恩

張晧為廷尉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辨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

傳賢為廷尉嘗垂念刑法務從輕比至斷獄遲迴流泣

在位四年治獄稱平

是雄字季高順帝時以明法律為廷尉斷獄平允

魏高柔為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倉曹屬

司馬芝為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王朗為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

蜀楊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

法決疑號為平當

晉杜友初仕魏為侍御史毋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

何曾魏末為司隷校尉時毋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被法乞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

僉以為當遂改法

衛瓘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

趙至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久獄見稱精審

顧榮為廷尉正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

庾峻為秘書丞時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

江統為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

續咸脩陳杜律明達刑書懷帝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為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

梁孔休源為建康獄正及辯折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高祖嘗引休源以勵之

陳殷不害年十七仕梁為廷尉評不害長於故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輙上書言之多見納用

袁憲為御史中丞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

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暇常為上言之其所申理者甚衆
後魏于栗磾太武時為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
唐和為内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欵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
司馬文思為廷尉卿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
高允文成時為中書侍郎遷中書令又遷監初眞君中

以獄訟留滞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為獄者民之命也嘗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世經雖乆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任城王澄孝文時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詔澄討之澄先遣治書李煥擒泰後治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降等百餘人皆獄禁具狀表聞孝文覽表大悦名集公卿已下以表

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孝文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

廣川王畧延興中為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

呂羅漢太和中為內都大官聽訟折獄多得其情

游肇宣武時為廷尉卿兼御史中丞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

甄密東魏孝静初為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

趙肅西魏文帝大統中為廷尉卿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産業時人以此稱之

楊敷恭帝時為廷尉少卿所斷之獄號稱平允

北齊李稚為大理卿世稱平直

封述久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

蘇瓊字珍之為司直廷尉正時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寛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撿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乃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寃枉不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為之

語曰斷决無疑蘇珍之

宋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雒州民聚結欲刼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為廷尉以之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刼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絶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皮景和後主武平中詔獄多令黃門等監治常令景和
案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

後周裴政為少司憲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
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泣曰裴大夫
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

令狐整為司憲中大夫處法允平為當時所稱

隋趙綽為大理丞處法允平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後為
刑部侍郎高祖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

行堯舜之道多存寛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帝欣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

梁毗為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

滑儀京兆長安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利所回

薛胄為大理卿持法寛平名為稱職

唐韋仁壽隋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有得罪

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

劉德威為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綱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至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帝深然之

戴冑為大理少卿性既彊正處斷明速議者以為法官

稱職事無冤濫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唐臨爲大理卿高宗初嗣位嘗親錄囚徒前卿所斷者皆號呌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而問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皆非冤濫所以絶意耳帝嘉歎久之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

張文瓘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其得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設齋以禱焉尋拜侍中兼太子賔客大理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

狄仁傑儀鳳中為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寃訴者

杜景佺為司刑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制治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

劉延祐為右司郎中李敬業之亂揚州初平所有刑名人莫能定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時議者斷受贓五品官者斬六品官者流延祐以為諸非元謀廹脅從逆即寘極刑事傷枉濫乃斷受贓五品者流六品已下但除

名而已于時得全濟者甚衆

袁仁敬為大理卿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

宋璟𤣥宗開元中為開府儀同三司時京兆人權梁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能决斷乃詔璟赴京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殺人其餘緣梁山詐稱婚禮因假借得罪及脇從者盡原之

李栖筠為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大夫李峴按覆受逆命

者請為詳理判官推情用恕多所全宥時呂諲崔器議而失入惟峴大獲美聲皆栖筠之力

劉晏為吏部尚書代宗大歷中宰相元載王縉得罪詔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鞫之初晏等承旨載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况誅大臣豈得不奏覆又法有首從二人同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咸聽命及晏等覆奏帝乃減縉罪從輕

後唐韋寂唐末為鹽鐵巡官韓建留守西都權為司法

參軍推鞫平允建頗重之

王延末帝清泰末為御史中丞臺中經年處決平允轉

尚書右丞

平反

夫議獄緩刑則五辭惟允舉直錯枉則庶戮無冤葢折

獄之惟難在蔽訟而多濫況一成難變君子所以哀矜兩

造相違良臣所以慎測故有吏訊既恪亟辨其厚誣具獄

已封特明其非罪斥深文之弊破偏聽之姦脫桁棘於良

民正毆刀於元惠宜乎獲仁人之譽享高門之封者焉

後漢郭躬為廷尉奏讞法科多所全生

傅賢為廷尉嘗垂念刑法務從輕比至斷獄遲迴流涕在位四年獄稱治平

魏高柔為廷尉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

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常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怖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及埋藏所柔便遣吏卒承子

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

晉賈充遷廷尉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

劉頌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

顧榮字彦先爲廷尉平趙王倫誅淮南王允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

王坦之為侍中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為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

殷仲堪為荆州刺史桂陽人黄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横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

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

後魏王基為御史先是驍騎將軍刁整丁父憂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義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者整弟婦即熙姊遂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義聞而致憾因以熙弟畧南走梁誣整將與弟宣及子恭等幽繫之賴基與前將軍檢事使魏子

建理雪獲免

北齊蘇瓊為文襄幷州刑獄叅軍幷州嘗有强盜長流叅軍推其事所疑賊並已考伏失物家並識認惟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並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等若不遇我好叅軍幾致枉死

唐狄仁傑垂拱中歷遷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豫州刺史並有能名是時坐越王貞軍詿誤因緣合誅者七百餘

人仁傑以其並是脅從抗表申理則天咸宥之

徐有功天授初累補司刑丞秋官員外郎稍遷郎中有功前後居法官數議大獄務存平恕凡所濟活者數千百家周興丘勣來俊臣等深文酷法由是少衰後以公事免後為左臺侍御史時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龎氏為奴誣告云夜解髮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斷鍊成其罪龎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反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司結刑當弃市有功方

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洪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龎氏減死流於嶺表

蘇頲為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頲按覆來俊臣等舊獄頲皆申明其枉雪冤者甚衆

韋虛心為侍御史中宗景龍中西域羌胡叛背時並擒

獲有勑盡欲誅之虛心論奏但罪元惡其所全者千餘人

韓思復睿宗景雲中為給事中時右散騎常侍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獄有司言善思昔常任汝州刺史素與重福交游方被名至京竟不言其謀逆惟奏云東都有兵氣摅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常典嚴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內恃寵宮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覺因詣

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游重福蓋謀陷韋氏勑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即奔命一面跡綱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詳請刑部集羣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是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曰臣聞刑人於市爵人於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憾謹按諸司所議嚴善思十纔一入抵罪惟輕夫帝閽九重奎遠千里故借天下耳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目以視視

無不接今羣言上奏採擇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懼焉輿論一乖下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逄時之泰列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列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祚茅開國陛下名臣見無禮於君寧肯雷同不異今措辭多出法合從輕帝納其奏詔免善思死配流靜州

顏真卿玄宗天寶中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復屯交兵使王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辯之天方旱獄

次乃兩郡人呼之為御史雨
竇參代宗時為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彞獄時彞舉屬令贓罪至千貫為得罪者之子因權倖誣奏彞參意白彞無罪彞實能吏也參德宗初為御史中丞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為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廷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為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自白參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屬望

袁滋德宗貞元初為鄂岳節度使何士幹從事部有邑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寃竟出之

李元素貞元中為侍御史時杜亞為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雒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郊亞意其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為不容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盜之狀帝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决亞迎路以獄成告

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奏元素還奏言未畢帝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元素復奏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帝乃悟曰非卿孰能辯之後數月因得真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

柳渾為江西觀察使魏少游判官時與崔祐甫同在使府並推公正州有開元寺僧徒夜飲因醉失火延燒講

堂翌日歸罪於守門瘖奴虞候亦受財而同其狀械奴送府少游將斷獄人知瘖奴之宼莫敢言者渾與祐甫遽入具言醉僧之過內外蒙蔽致有宼濫少游大驚趣令訊鞫醉僧首伏瘖奴見原少游謝曰微二君之言幾成老夫闇劣矣

册府元龜卷六百十八

册府元龜卷六百十九　宋　王欽若等撰

刑法部

桊鞫　深文　枉濫

桊鞫

夫周官司寇之職有兩造兩劑之禁設鈞金朿矢之制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簡孚閲實乃蔽其訟斯桊鞫之遺範也原夫衆庶之心本

乎多辟三代而後囂訟滋豐雖法令之繁密不能勝夫姦宄雖聽察之明慎不能措其刑辟繇是有司參治承詔劾問逮捕或至於寖廣訊掠乃遵於程式以至身陷乎公憲罪歸乎吏議亦比比而有焉自非司其事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得情而勿喜盡心而是圖亦曷嘗無頗類哉

漢劉德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後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又云德武帝時治主事得淮南王枕中鴻寶苑

秘書

張湯為廷尉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

終軍為謁者給事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皷鑄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紀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

專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謂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專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

王禁封陽平侯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待詔賈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宜

賜爵關內侯又共為薦興奏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知白之元帝乃下興捐之獄令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罔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髠鉗為城旦

諸葛豐為司隷校尉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賔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章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隷去節自豐始

彭宣為左將軍哀帝時傅太后怨從弟高武侯傅喜不已使從弟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丞相朱博與御史大夫趙玄奏免喜為庶人哀帝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旨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不道玄大不敬晏失禮不敬

方賞為廷尉建平中梁王立坐殺人哀帝遣賞與大鴻臚陽由持節即訊

後漢寒朗字伯奇明帝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

府掾兵案楚王英獄英與漁陽王平顔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

韓紓永平時爲謁者考劾竇勲獄勲大司空融之孫城門校尉穆之子穆父子自失勢數出怨望語捕繫子宣俱死平陵獄勲以北陽主壻留京師亦死雒陽獄

魏滿寵漢末爲許令時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

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鍾繇為大理毛玠為尚書僕射典選崔琰既死玠内不
悅後有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没為官奴婢玠言
曰使天不雨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繇詰玠曰自
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
孥戮汝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漢律
罪人妻子没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
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

寛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寛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寛耶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王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悦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耶何縁得見對之嘆言時以語誰見荅云

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劒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絶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埀髫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絶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横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佗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害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

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説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辯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閒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勉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状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於家

何晏為尚書與大將軍曹爽等專政爽敗司馬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謐鄧颺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並夷三族

梁蔡法度為廷尉卿時有吉翂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姦吏所誣罪當大辟翂撾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法度曰翂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欵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翂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翂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刑可畏憚顧諸弟稚藐惟囚為長不忍

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迴貳法度知肦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言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肦對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斯人豈願虀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乃貸其父

後魏黨暄文成時為中散奉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貪纂事推情診理皆得其實

于烈為屯田給納太和初秦州刺史尉雒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貪殘不法烈受詔案驗咸獲贓罪雒侯目辰等皆至大辟提坐徙邊

和其奴為尚書左僕射時以西征吐渾諸將淹停不進久囚未決其奴與尚書毛法仁等窮問其狀連日具伏

柳崇為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

閒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孝文乃遣崇撿斷民官息訟

唐馬懷素為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搆配徙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餞於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案鞫遣中使促迫諷令搆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遂得解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奏彈尚書

左丞相兼中書令張說引術人夜解及受贓等狀勑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珪與隱甫就尚書省鞫問說兄左庶子先詣朝堂割耳稱寃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吉凶為隱甫等所鞫伏罪說經兩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說坐於草上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憫之由是說停中書令觀及慶則杖死連坐者十餘人

毛若虚為監察御史乾元中鳳翔府七坊押官剽刼州縣不制大興縣尉謝夷甫因衆怒遂榜殺之其妻訴於李輔國輔國奏請御史孫鎣鞫之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推訊之又不成其罪因令若虚推之遂歸罪於夷甫伯陽與之言若虚頗不遜伯陽數讓之若虚馳告肅宗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即死矣帝乃潛留若虚簾内名伯陽至頗短若虚帝怒頃之因流夷甫貶伯陽同推官十餘人皆嶺外遠惡處宰臣李峴以左

右於鑾亦被貶斥於是若虗威震朝列公卿慴懼矣

敬羽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李遵為宗正太子通事舍人李若氷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碩頃間問即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絶倒者數四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贓數千貫奏之肅宗遵勲舊捨之但停宗正卿及嗣薛王珍潛謀不軌羽占其黨布拷訊之具以究之信宿獄成珍坐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並斬太

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人杖殺駙馬都尉薛履謙賜自盡
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户
趙涓代宗永泰初為御史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
東宮稍逼近帝深驚疑之涓時為巡使俾令即訊涓周
歷壖囿案驗證據乃上直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
盡事情帝甚嘉賞焉
杜亞大歷中為諫議大夫元載得罪也亞與劉晏李涵
等案人同鞫訊之載死之翌日亞遷給事中河北宣慰

使

宇文邈德宗時為御史中丞前萬年尉盧伯達上表云玄法寺僧法湊與寺衆爭競無理臣已斷還俗法湊又披法服詣臺訴臣御史崔芃敬騫曲受法湊狀欲陷害臣是日令邈與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為三司使及功德使判官衢州司馬諸葛述同於尚書省刑部推案既而彧疾甚兩吏扶入中書邈以疾請假並特召至延英令依前推事未幾貶騫高州雷白尉騫與雲逵

忿言爭語過深又令子弟假別人姓名進狀訴故獄未竟先貶僧法湊決四十流崖州

李元素為侍御史東都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中有劫轉運絹於道者留守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為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為盜抗請不案亞不聽而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金笞箠運從者十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竟無贓狀亞具以聞請流運

於嶺表德宗令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太大理司直

盧士瞻三司覆按運獄旣竟明運迹非行盜以曾捕掠

人配流歸州武金肆虐作賊教人通欵配流建州後歲

餘河南尹齊抗捕得刼轉運絹賊郭郜朱瞿之等七人

及贓絹詔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伏然終不原運運竟

死於歸州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劾奏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

使贓罪及他不法事勑付御史臺覆案刑部尚書李鄘

大理卿趙昌同鞫問臺中又捕得憑前江南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於臺後命大理少卿胡珦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顗同推鞫之詔貶賀川臨賀縣尉先是憑在江西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踈縱不顧接之夷簡嘗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併興又廣畜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為言且修營之僭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帝聞且貶焉

韓臯為左僕射穆宗長慶初王廷凑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爵鉞令罷兵俱不奉詔元稹為相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府司馬于方故司空頔之子進與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二人嘗客於青鄆游於燕趙間頗與賊黨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為稹所使欲

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而不發神策中尉奏其事詔卑與兵部尚書李逢吉給事中鄭覃為三司使等訊鞫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

裴克為大理少卿文宗太和八年十二月癸巳命克與刑部郎中張諷侍御史盧弘正充三司使就御史臺推户部錢物事華州刺史宇文𤼵户部員外郎盧允中左司員外郎判户部姚康並下御史臺推鞫先是宇文𤼵妾支和糴官秦季元錢八萬餘貫姚康盧允中與巡官

李孚楊洵美并典吏等分取秦季元絹凡六千九百四十疋至是御史臺以具獄聞禹貶循州刺史康貶韶州始興縣尉允中貶高州良德縣尉洵美與孚各杖一百流嶺外

深文

夫法令所以閑邪防姦祥刑閱實明慎國章欽恤人命非所以殺之將所以生之而慘恐之徒苛刻之吏以希旨為奉公以繁刑為稱職鍛鍊而成獄巧詆而舞文欲

其民恊於中政是以和不可得矣

董安于為趙上地之守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癡聾狂亂人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馬羊牛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為不治耶

秦趙高為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

漢張湯為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窮黨與武帝以

為能遷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又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帝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帝可論之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

杜周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因虜入為冦而失人所論畜甲兵倉廩者也殺甚多奏事中武帝意任用以奏事當天子之意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切與

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更互也音工衡切周少言重遲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内深次骨其用法深

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孝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帝以為能

咸宣為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

中丞者幾二十歲

後漢周紆為廷尉史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

蜀呂義為蜀郡太守入為尚書轉尚書令持法深刻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

後魏羊祉性剛愎好刑名宣武時為光祿大夫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北齊崔昂為廷尉卿本性清嚴凡見黷貨輩疾之若讐以是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

隋蘇威為內史令脩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

趙仲卿為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案秀之賔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文帝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珍雜物稱是

劉子通為大理寺丞性愛深文每隨牙奏獄能承順帝意

唐張楚金為司刑卿在官公清然傷於忍刻時人鄙之

崔元綜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比以故人多畏而鄙之

胡元禮為司刑少卿李日知為司刑丞元禮用法嚴急日知獨寛平無寃濫

羅希奭為吏持法深刻玄宗天寶中右相李林甫引與

吉溫持獄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皆與溫鍛鍊故時稱羅鉗吉網惡其深刻也

後唐李般夢為刑部員外郎時徐州奏沛縣令鄭曈下鄉將縣印隨身誤有亡失大理正宋昇以誤失定罪合除一任官般夢詳覆以為置印在懷輒稱亡失請以毀棄論其累任告示並請追赴都省焚之

枉濫

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斯皆懼其枉濫以及善人之謂也則有處士師之任參議讞之列心惟邪僻行必傾險或深文巧詆以寘於法或臨財苟得以縱其罪或希望於風旨或附麗於權要乖審克之理無閱實之狀成茲枉撓亂彼典章以至洩寃憤之氣見變怪之異使禍不旋踵亾身覆族者良有以也詩人菀柳之刺繇是而作矣

欒王鮒字叔魚晉大夫也初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

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也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

伯州犁為楚大宰楚侵鄭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其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秦司馬欣為櫟陽獄掾項梁嘗有櫟陽獄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欣以故事皆已蘄音機縣名屬沛郡抵歸也已止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梁乃請蘄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

漢周陽由以宗家任為郎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部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虐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撓亦屈曲也所居郡必夷其豪

杜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大抵大歸也放依也放甫往切而善候伺觀望天子意帝所欲擠者因而陷之擠音濟墜也帝所欲釋久

繫待問而徵見其寃狀見顯也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舉皆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証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章不服以掠笞定之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逮証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切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氐讀與抵同抵歸也詆誣也並音丁禮切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詞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吏增加也

晉劉頌為廷尉會滅吴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

後魏袁翻為廷尉頗有不平之論

盧同為黄門侍郎初楊昱與元乂有讐及元氏之廢太后乃出昱為濟陰内史中山王熈起兵於鄴乂遣同詣鄴收熈并窮黨與同希乂指就郡鎻昱赴鄴訖百日後

乃還任

北齊盧斐為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氷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中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迹屏氣皆目之為盧校事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死獄中

隋楊遠劉子通高祖時並為大理寺丞子通等性受深

文每隨牙奏獄能承順帝意帝大悅並遣於殿廷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案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原遠又能附楊素每於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

梁敬真為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裴藴煬帝時為御史大夫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藴推之其黨與謂藴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藴由是以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没其家

唐王世克仕隋為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克利口飾非辭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

李承嘉為御史大夫時武三思誣構桓彦範貶為龍州

司馬是歲秋三思又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聞之怒命承嘉推求其人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彥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已崔元暐等教人密為此牓雖託廢后為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滅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隱執奏云敬暉等既未經鞫問不可即肆誅夷請差御史案罪待至准法處分大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只合據勑斷罪不可別候推鞫請並處斬籍没中宗納其議仍以彥範等五人甞賜之鐵券

許以不死乃長流彥範於瀼州敬暉於崖州張柬之於隴州袁恕己於環州崔元暐於古州並終身禁錮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紫光禄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又特賜承嘉綵物五百段瑞錦被一張擢拜裴談為刑部尚書左貶李朝隱為聞喜令

姚璹為益州長史新郡丞朱侍辟坐贓至死逮捕繫獄侍辟素與沙門理中陰結諸不逞因侍辟以殺璹為名擬據巴蜀為亂人有密表告之者制令璹按其獄璹深

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以千數天后又令雒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覆之亦無所發明逮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反狀因此籍沒者復五十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十八九行道宼之監察御史袁恕已劾奏其事天后初令璹與恕已對定又尋令罷推

周興明習法令為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以來屢受制决獄被其陷害者數千人

索元禮為游擊將軍則天令於雒州牧院推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廣令引數十百人衣冠震懼甚於狼虎則天數名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為殺戮者數千人

冊府元龜卷六百十九